

# 名篇传世仰先贤

## ——陈舜俞与《庐山记》

□郁伟新



北宋名士陈舜俞

提起陈舜俞,人们自然知道这是北宋名士,他与唐代名相陆贽都是枫泾先贤,也可能会想到北宋年间这个倔犟的老夫子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被贬和三次隐居枫泾白牛村的故事。但可能很少有人知道他撰写的五卷本《庐山记》,更不知道这部山川之记,是受到学术界极大关注的重要文献。

陈舜俞(1026—1076),字令举,北宋庆历六年(1046)进士,嘉祐四年(1059)获制科第一。

熙宁三年(1070),任屯田员外郎知山阴县时,因反对王安石变法主张的“青苗法”,被贬谪监南康军盐酒税(现江西省九江市星子县)。在监南康军盐酒税期间,他与大傅刘凝之跨双犊游于庐山,以穷泉石之胜,同时撰写了力作《庐山记》。

陈舜俞是一位才华出众又富有政治抱负的北宋名士,他是范仲淹的女婿,欧阳修的门生,尤与苏东坡、司马光等交往密切。陈舜俞于熙宁九年(1076年)病逝于白牛村后,司马光为他写吊诗,“海隅方万里,豪俊几何人。百沐求才尽,三薰得士新。”

苏东坡在祭文中称他:“学术才能兼百人”之器”。两位大文学家都对他作出很高的评价。就连王安石也曾写过《送陈舜俞制科东归》的诗赞他:“诸贤发策未央官,独得菑川一老翁。曲学暮年终汉相,高谈平日漫周公。君今壮岁收科第,我欲它时看事功。闻说慨然真有意,赠行聊似古人风。”陈舜俞与王安石原来私交很好,只是后来因陈舜俞反对“青苗法”,两人在政治上彻底对立。

历史上,人们曾把朱买臣、陆贽、陈舜俞称为“嘉兴三贤”,并在嘉兴建有“三贤祠”。枫泾境内也建有“表贤祠”,数百年来春秋公祭陈舜俞,文人骚客纷至沓来,留下了许多的题咏诗赋。



白牛居士高风留(叶雄绘)

### 山川之记的重要文献

陈舜俞的《庐山记》,是一部关于山川之记的重要文献。山川之记,是从战国时期的《禹贡》以来,逐渐形成专门的系统类目。但由于晋唐以前的山志大多已佚失,仅存东晋释慧远的《庐山记略》,唐代释慧祥的《古清凉传》,徐灵府《天台山志》等几种,所以宋代陈舜俞的《庐山记》就显得十分珍贵。清代乾隆年间编撰的《四库全书》,其史部地理类山川之属仅收七部著作,而陈舜俞的《庐山记》得以跻身其中,可见其分量。查阅四库全书提要云:“北宋地志,传世者稀。此书考据精核,尤非后来《庐山纪胜》诸书所及,虽经残阙,犹可宝贵,故特录而存之。”值得一提的是,《四库全书》所收录的《庐山记》仅是从纪晓岚家中觅到的三卷残本,即使如此,也已经得到相当重视,那么重现于世的五卷本《庐山记》,在文献学术史上的地位就可想而知了。

陈舜俞的《庐山记》,是在其被贬谪监南康军盐酒税时所撰写的一部山志。全书共八篇五卷,分《总叙山篇第一》《叙山北篇第二》为卷一;《叙山南篇第三》为卷二;《山行易览篇第四》《十八贤传第五》为卷三;《古人题名篇第六》卷四;《古碑目第七》《古人题名篇第八》为卷五。《庐山记》五卷本明代时便已散佚,只剩下三卷残本,一直到1909年后五卷足本才重现于世,并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宋陈舜俞庐山记·合校本序》

从《庐山记》的体例看到,前三卷是对庐山的地理环境和寺庙分布的详细记载,后二卷则是对山中所藏的大量碑刻史料的收录。他对庐山胜地的描绘,足以成为山川之记的范本,对后世撰写地理类山川之作具有重要的影响。他在后二卷中对搜集的碑石、历代题咏等都作了缜密的考证和详尽的记述,对后人研究历代名人题咏和碑文,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对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 考据精核而记述详尽



《全唐诗补编》

陈舜俞的《庐山记》,是一部详尽记述庐山的地理环境、名胜古迹的伟大著作。许多史学家和著名学者对《庐山记》最主要的评价是“此书考据精核”。读李常《庐山记》序便有所知,其序曰:“其高下广狭,山石水泉,与夫浮屠老子之官庙,逸人达士之居舍,废兴衰盛,碑刻诗什,莫不毕载。而又作俯视图,纪寻山先后之次,泓泉块石,无使遗者,成书凡五卷。”通过李常的序,我们可以感受到,《庐山记》写山形地貌很详细,看了以后如同身临其境。如《山行易览篇》中:“江州出德化门五里,至延寿院(旧名罗汉坛)。延寿院五里,至石塘

桥周郎中谦溪。谦溪东南十里,至宝严禅院(旧名双溪),西南十里,至祥符观(旧名太一)。宝严之南三里,又有云庆庵。云庆一里,至宝积庵。”短短的一段,其对庐山寺院的描述之详可见一斑。实际上,详尽记录庐山就是陈舜俞的初衷。且看他自己的介绍,“余始游庐山,问山中塔庙废墟及水石之名,无能于予言者。虽言之,往往袭谬失实。因取九江图经、前人杂录,稽诸本史,或亲至其处,考验铭志,参订耆老,作《庐山记》更详。”一部《庐山记》,全书八篇五卷,洋洋洒洒41200多字,可以说写尽了庐山的宝藏。

《庐山记》一书,还体现了陈舜俞在搜集古碑、古文、古诗方面的良苦用心,见证了他为保存历代碑刻资料所作的贡献。如他在《古碑目第七》曰:“庐山自晋宋齐梁陈隋唐至本朝,几八百年。其间废兴盛衰皆有记述,岁月浸久往往亡失。若殷仲堪作远公碑,天佑间犹见于贯休之诗,今无复遗漫矣。今录太平东林已下五寺观,五代以前人所作碑志爵里岁月之日,凡四十一,辞多不载。”又如在《古人题名篇第八》曰:“予游东林,颇爱屋间有唐以来人题名。寺僧因为予言,往岁屋室迁改,方板数百,文字昏闇,堆积闲处,不复爱惜。凡此者幸而未至于投削耳。嗟乎!昔人叹贤达胜士登山远望者多矣,皆湮没无闻。此几是,今得永泰已来颜鲁公下十有七人题名可见者,着之以备亡失云。”庐山上那些名人题咏、碑刻的采录,是需要拥有渊博的学识和经过缜密的考证才能做好的,陈舜俞能够写成如此详尽的史料,辑录了那么多的碑文、诗赋,对后世的影响是超乎寻常的。如唐代史研究学者陈尚君博导就曾从该书中摘得唐诗二十多首录入著作《全唐诗补编》。

### 艰苦卓越的治学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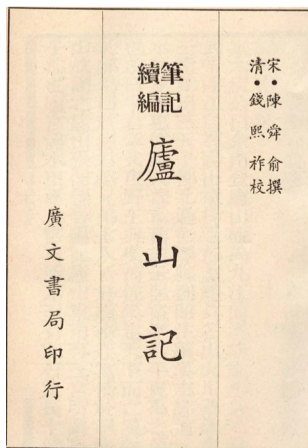
一部《庐山记》,体现了陈舜俞那种艰苦卓越的治学精神。陈舜俞在前人文化积累基础上(参考了释慧远的《庐山记略》),写出了超越前人的名作,其付出的劳动是艰辛的,其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

庐山上有那么多的古寺,在山高路陡、举步艰难的条件下,需要一座寺一座寺地去找;对散落各处的大量的刻石题咏、碑文,也得一处一处去搜集,何况有的已经模糊残缺,还得一个字一个字地辨认、抄录和考证。所以说,以当时的条件,要写成这部《庐山记》,没有百折不挠的意志和博大精深的学识,是无法完成的。不妨看一下宋代学者李常的评价:“以六十日之力,尽南北高深之胜。昼行山间,援毫折简,旁钞四语,小大弗择,夜则发书致之,至可传而后已。”从中,我们仿佛见到了他昼夜奋力而作的形象,感受到他的治学精神。能“以六十日之力”,写成如此内容丰富、考证精核的巨著,足以证明他的才智确有过人之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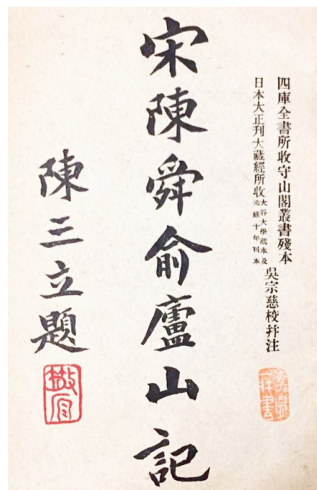
作为一部山川之记的名篇典范,陈舜俞的文笔也是

相当精彩的。不妨拈取文中片段欣赏:“其山大岭凡有七重,圆基周回垂五百里。风云之所据,江湖之所带,高崖反宇,峭壁万寻,幽岫穷岩,人兽两绝。天将雨则有白气先转,而瓔珞于岭下,及至触石吐云,则倏忽而集,或大风振崖,逸响动谷,群籁竞奏,奇声骇人,此其变化不可测者矣。”文笔之优美若诗若赋,状物之精准、形象,令人惊叹。

读过《庐山记》,深深地为陈舜俞的才识超群和治学精神所感动。清咸丰年间,学者汪望曾曾对此书作出了很高的评价:“夫山水之志,始于唐李冲远《南岳小录》。若李归一《王屋山志》,杜光庭《青城山志》,多方士浮诞之言,惟宋陈舜俞《庐山记》最为精核。”现在看来,这不但是古人对陈舜俞的《庐山记》的评价,也可以说是当今人们的共识。明太常正卿吕常曾曰:“嗟夫!先生之不可及者三:高才耀冠制科,谗言不阿时相,敞履以视浮荣,谓非豪杰可乎。”高度概括了陈舜俞的才华、品德和作风。的确,陈舜俞是一位值得敬仰的先贤。



《庐山记》书影



《宋陈舜俞庐山记》书名题签(陈三立题)